

【有感于思】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有抱负的写作

作家张锐
锋新近推出了他坚持十年磨成的一剑：八卷本200万字的长篇散文《古灵魂》。我因此视他为甘于寂寞、远离浮躁、潜心创作的作家。张锐锋的散文始终保持充满诗性的诗意，同时又有很多精彩的叙事片段。他对场景的描写，尤其是回到古代，遥想古代人的生活、战争甚至内心感受的描写，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可以说，他是一个非常擅长钻入人的灵魂，特别愿意钻入古人灵魂的写作者。

《古灵魂》通过上百个甚至数百个人物的心灵倾诉，对大约3000年以前的晋国史进行了自己的叙述。从这里面读到完整的历史不大可能，但是对于历史人物内心的想法以及人与人的冲突，乃至历史的场景，等等，会不同程度地感受到。所以，这是一次心灵化的，也是像化的表达，不是按照历史时序的兴衰史，而是一部非常完整的心灵史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觉得它是一次文学写作，不是标准的历史叙事，

作者也不是要承担史官的角色。高度心灵化的、内转的写作，使得虽然题材是大约3000年前的历史，却具有高度的当代性，因为这次是当代人的遥想，是附体到古人身上展开的一次又一次的潜在对话。无论是倾诉还是潜在对话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，都是一个很大的冒险，这种冒险其实决定了作品的成败。这是一种有抱负的敢于冒险的写作行动，从不同的人物那里展开对一个故事、一段历史的交叉叙事。200万字的体量，始终保持这种叙述方法，无疑是一个艰辛的过程。与此同时还要阅读相关书籍、梳理历史资料、考察历史现场，任务艰巨性很高，而且是多方面的。

在高度心灵化的写作里，真实历史的叙述也占了很大篇幅。比如第八卷关于豫让故事的描写，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的描述就基本吻合，同时又将故事扩大化、心灵化，变成另外一种形态。内转的保持对已知史实的尊重，并且对晋国完整的历史面貌给予呈现。

【夕花朝拾】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当年，录像厅的趣味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录像厅开始在广州的街头巷尾出现。此时经营录像厅的多为个人，所谓“录像厅老板”是也，一间小屋子，几张椅子，一台电视机，几盘录像带，便构成了一個极为简单又完整的录像厅。相比电影院，录像厅的门票更加便宜，更重要的是所播放的电影也更加丰富，其中以香港电影为最。《英雄本色》《赌神》《倩女幽魂》等电影，最初大多是借助一个个小小的录像厅走入人们视野的。以至于一些有关暴力或色情的影片，也成为这里的常客，有的录像厅门外直接摆出牌子：16岁以下禁止入内。这些录像厅也成为了公安机关重点检查的对象。

观看录像的体验，比起“堂而皇之”的电影院显然更为神秘。小屋子里烟雾缭绕，瓜子皮果皮在地上横陈，人们挤在一起，聚精会神地盯着那个小小的电视屏幕，看着那些平日难得一见的影像。录像带一盘

接一盘地换，笑声或叹声都显得熨帖。录像厅的趣味正在于此。

在鼎盛之时，录像厅甚至对电影院形成了极大的冲击。1987年，为应对电视、录像对影院发展的冲击，“城市电影院改造经验交流会”在广州召开，与会人员在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在电影院内开辟录像厅。同年在广州创办的“华南影都”便设立一个小型录像厅，每天放映约十场录像，采取“多节目、短映期、快轮转”的策略，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观看。广州电影院录像厅则选择在电影质量较差或片源较少时，利用电影和录像连映的方式，使一些原本上座率较差的影片票房收入得到提高。通过“收编”录像来发展影院，这或许是中影电影业的一个有趣现象。

而到了90年代，电视机与影碟机的发展，使得人们逐渐可以在家中观看影片，录像厅就逐渐消失在大家视野中了。

【拒绝流行】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、教授

警惕算法“霸总脑”

起码在一段时间内，不会受到“霸总剧”的轰炸和污染了。“霸总”无处不在，“霸总”无所不能，越演绎越荒诞的“霸总剧”终于恶心到上下喊打的地步，受到有关部门的整治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：不就是爽文爽剧吗？不就图个爽嘛，让人爽一下怎么了？生活压力那么大，“霸总剧”按摩一下精神，怎么这也管？我觉得，“霸总剧”可能真不是“爽一下”那么简单，它的泛滥以及让人的沉迷，真不啻于一种电子鸦片，“霸总”甜宠神话中包裹着太多的拜金、炫富、炫权、享乐、奢靡毒素，还有一人开玩笑说，很有意思，很多人瘫在沙发上刷“霸总剧”时而热泪盈眶时而异常兴奋的样子，像极了一百多年前历史影集中人们吸鸦片时的姿态。

为什么“霸总剧”会这么火？这就是算法的强势，算准了人性，精准把控人的精神软肋，让人们在它的面前乖乖缴械，把自己宝贵的时间交出去，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，一个接一个视频，一集接一集，成为算法的俘虏，沦作供算法逻辑消耗的“人肉电池”。

有研究算法的学者说，

算法发现，要让用户更多地参与，更长时间地留在平台，就要激发用户强烈的情绪。特别是那些负面的情绪，比如仇恨、恐惧、贪婪。回想那些荒诞的“霸总剧”所包裹的，看似是“霸总强悍地替你维护正义”，实质还是仇恨、恐惧和贪婪，满足了那种报复的仇恨感，迎合了某种一夜暴富的贪婪。所以，这种强烈的情绪会让你上瘾——心思极恐，霸总剧其实只是一个流量再生产的工具，最可怕的还是后面那个支配着你时间和精神的“霸总脑”，只要你一打开手机就会无处逃避、受其支配的算法，它不断在“迎合和满足”中向你传递着这样的暗示：这是你最喜欢看的，这是你最需要的，这是你最热爱的，这是最能让你爽的！

这段时间，几部门开展的“清朗·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”专项行动，对信息茧房、诱导沉迷、大数据“杀熟”等六个方面的算法进行治理，正是指向互联网黑箱中的那个“霸总脑”。算法不能成为算计，更不能成为魔法，它应该走到阳光下，而不是在后台当那个控制人们大脑、看不见的“霸总脑”。

【有稽之谈】 谭天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

不要总想做“好做的事”

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，各行各业都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出现许多新领域新业务新项目，不时有朋友请教我有什么好做的。我理解他们所说的“好做的事”，一是这事见效快、收益大，二是这事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做好，因此他们会选择去做这种“好做的事”。

我回答朋友说，我没什么“好做的事”，只想有什么难做的事。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，

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轻松容易的事情做。毕竟，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，谁不想走一条平坦的路呢？然而，事实上，难做的事才更容易出成果。

况且好做的事情大家都会去做，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：一方面是因为“好做”，参与的人就会很多，竞争压力也随之增加；另一方面蛋糕就这么大，僧多粥少，能获得的收益也变小。相比之下，难做的事情能够去做的人就不多，竞争没那么大，也许是一片蓝海。诚

●随手拍



“广马”起跑

图/东田 文/郭新国

12月8日，2024广州马拉松赛在天河体育中心鸣枪起跑，来自海内外的2.6万名专业选手和业余爱好者参赛，赛道穿越广州中轴线，来到珠江两岸，终点为海心沙。图为选手跑过猎德大桥，与远处的“小蛮腰”同框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【昙花的话】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这天，在不丹古都普那卡，驱车经过一个小村庄时，一所奇特的房子突然攫住了我的目光。单层，砖砌，一道细细的裂痕犹如蜿蜒于墙上的蛇。这栋长满岁月寿斑的老屋，夹杂在周遭色彩淳鲜亮的精致楼房当中，好像是用炭笔画出来的，许多线条都恹恹地枯死了。落在眼里，就像是一则竖立着的哑谜。

当地人告诉我，这栋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老屋，是被政府刻意保护的产业，原因在于它承载着一则缠绵悱恻而又凄苦无比的爱情故事。

故事中的男主角名字唤作辛杰(Singye)，女子名字是噶莲(Galem)，他俩俨然就是不丹版的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。

【不知不觉】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穿越巴尔干

世界广阔无垠，但如蜘蛛网一样的资讯通道，总能曲折通往此前僻静的任何角落，也可检索到遥远的历史，为何还会喜欢阅读那些“亲身”去旅行的文学作品？

阅读刘子超《血与蜜之地：穿越巴尔干的旅程》的过程，也许就是借由一种“在场”的真实描述，将零散的历史叙述化为深度思考的过程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穿越”不只具有地理上的意义，而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打量与思考。

作者记录下一路穿越8个国家、23个城市，在这片布满弹孔的土地上的所见所闻，我们因此读到了巴尔干多层次的历史与文化，更重要的是，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真实故事，更新了我们的坐标和视域。书里人物长廊可谓丰富，仿佛信手拈来的细节，使得这部书的阅读充满了文学性的感受。例如，在奥赫德里，等车时一位老妇人与作者分享了一块巧克力糖，旅程变得更加温

暖。又如，在科索沃南部的小城普里兹伦，作者发现了一家名为“致中国人”的酒吧，他成为了这家店的第一个中国客人。书里让读者更印象深刻的人，还有黑山的少女接线员、斯洛文尼亚的青年、激愤的希腊学生……而这些人的孤独、伤痛和被“分裂”扰动的命运，让我们感受到“爱恨情仇”的无奈，国家、族群、信仰，又如此沉重而具体地烙印在每个人的选择中。

刘子超说过，他是在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轰炸的时候，就萌生了要去来到中国大使馆旧址，用鲜花祭奠三位牺牲的同胞时，他说：“这是跟自己，也是跟国家或者跟这个时代的一个对话。”

这让我想到作者在后记里写下的一段话：“旅行写作的核心，不仅是从外部旁观，更需要深入接触和理解那里的人。书写人类的命运如何在漫长的时间、记忆和地理的褶皱中发挥作用，正是旅行写作所要追寻的目标。”

一周艺文

文字整理:李力

展览:

113件漆器精品亮相广

东省博物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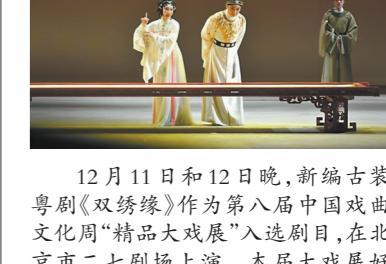
“巧法造化——皇泰堂藏漆器精品展”开幕式12日在广东省博物馆举行。该展览展出了雕漆、镶嵌、填漆、金漆等类漆器精品113件。

此次展览通过漆器精品与精彩图片互相呈现，集中展示了中国古代漆器的精湛技艺、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。据介绍，展览旨在使普通观众能够提升对中国古代漆器的专业观察能力。

艺术:

新编古装粤剧《双绣缘》在北京上演

双绣缘



12月11日和12日晚，新编古装粤剧《双绣缘》作为第八届中国戏曲文化周“精品大戏展”入选剧目，在北京市二七剧场上演。本届大戏展好戏连台，京剧、昆曲、粤剧、晋剧等多部优秀剧目在北京各大专业剧院上演。

《双绣缘》由广州粤剧院创排演出，将世界级非遗粤剧和国家级非遗广绣进行融合，以“绣绘图”般的唐风古韵演绎广绣传奇。该剧创作汇聚国内多位知名主创，并由粤剧新星出演剧中的双生双旦。

大展:

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近乎完整剑龙骨架化石

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2月5日为“入住”该馆的一具剑龙骨架化石举行揭幕仪式。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剑龙骨架化石之一。据路透社报道，展出的化石名为“顶点”。它生存于约1.5亿年前，骨架高近3.4米，重约8.2米。剑龙全身有约320块骨头，这次展出的骨架保留了254块，缺失部分用3D打印技术印出的“骨头”补齐。

“顶点”2023年5月出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一片私人土地，今年7月在纽约以4460万美元拍卖成交，创下恐龙化石拍卖最高价纪录。

笔下见荷韵

“百荷呈祥——林天行荣宝斋首展”在荣宝斋广州启幕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图/主办方提供

古今中外，爱荷、咏荷者众。对于著名水墨艺术家、香港美协主席林天行而言，以荷入画，与荷相伴，是他穷其一生的希冀与追求。

12月14日，“百荷呈祥——林天行荣宝斋首展”在荣宝斋广州启幕。展览展出林天行近年新作的百幅荷花图，将艺术家的观察、想象、思考与过往人生经验阅历共冶一炉，将荷花之气质精神，挥洒笔端纸面。

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表示，林天行是在改革开放时代成长、成才、成家的一代艺术家的优秀代表。林天行多年来紧密团结、依靠广大香港美术工作者，积极与内地的美术界交流沟通，为中国的美术交流拓展了更加宽阔的空间。

古今中外，爱荷、咏荷者众。对于著名水墨艺术家、香港美协主席林天行而言，以荷入画，与荷相伴，是他穷其一生的希冀与追求。

12月14日，“百荷呈祥——林天行荣宝斋首展”在荣宝斋广州启幕。展览展出林天行近年新作的百幅荷花图，将艺术家的观察、想象、思考与过往人生经验阅历共冶一炉，将荷花之气质精神，